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二卷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二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869·635×927紙1/16·22印張·5插頁·240,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7,000 定價：(4)3.10元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第十二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包括約·維·斯大林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的著作。

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黨展開了社會主義全綫總進攻，動員了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爲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整個國民經濟而鬥爭，爲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鬥爭。布爾什維克黨在政策上實行了一個決定性的轉變：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黨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奪取政權以後最困難的歷史任務：把千百萬個體農戶引上集體農莊的道路，引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本卷第一次全文發表了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一九二九年）上的演說『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約·維·斯大林在這篇演說中分析了蘇聯和各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階級變動，指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向城鄉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加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約·維·斯大林指出了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動搖和各資本主義國家革命高潮的因素的增長，論證了加緊反對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分子的必要性。

約·維·斯大林揭穿了布哈林集團的反黨派別活動，揭穿了他們的兩面派手法，揭穿了他們爲

組織反黨聯盟同托洛茨基分子進行的幕後談判。

約·維·斯大林着重指出了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是這個時期的主要危險；揭穿了右傾投降主義者是列寧主義的敵人，是富農的代理人；揭露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自由資產階級反革命本質。約·維·斯大林在反對布哈林反對派的鬥爭中發展了列寧關於通過無產階級的殘酷的階級鬥爭來消滅剝削階級的原理。約·維·斯大林指出：右傾投降主義者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路線是和布哈林在國家理論問題上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相聯系的。

約·維·斯大林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中捍衛並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在『羣衆的競賽和勞動熱情的高漲』一文中，約·維·斯大林確定了社會主義競賽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方法，是勞動者用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扭轉國家全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槓桿。

在『大轉變的一年』一文中，約·維·斯大林把一九二九年評定爲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綫上（在勞動生產率方面，在工業和農業建設方面）取得了偉大成就的一年。約·維·斯大林在談到集體農莊運動的成績時指出：基本農民羣衆——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了；由於個體農民經濟轉上社會主義道路，國內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根源已在消滅。

約·維·斯大林依據弗·伊·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制定了農業集體化理論，指出了實現這個理論的具體道路。

在『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演說中，約·維·斯大林揭穿了資產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平衡』論、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小農經濟『穩固』論，指出了農業中的大規模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約·維·斯大林確定了集體農莊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論證了從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向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之轉變。

在『勝利衝昏頭腦』、『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以及其他著作中，約·維·斯大林揭穿了對黨的集體農莊建設路線的『左』傾歪曲行為，規定了糾正這些歪曲行為的辦法，指出了農業勞動組合是現階段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環節。

本卷刊印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約·維·斯大林在報告中深刻分析了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揭示了資本主義體系矛盾的尖銳化。約·維·斯大林在說明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時，確定了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和平政策。約·維·斯大林指出了蘇聯國民經濟的日益高漲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優越性，確定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全綫進攻的實質和任務。約·維·斯大林在動員黨去反對民族問題上的各種傾向時指出：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榮時期。

本卷第一次發表了約·維·斯大林給費里克斯·康、阿·馬·高爾基、別澤緬斯基同志和拉法伊爾同志的信。

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

目 錄

第十二卷說明	一—三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速記記錄)	三—六
一 一條路纔還是兩條路綫?	四
二 階級變動和我們的意見分歧	二
三 在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九
四 在對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五
一、階級鬥爭問題	六
二、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	三
三、農民問題	六
四、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五
五、所謂「貢稅」問題	四

六、工業發展速度和結合的新形式問題	五二
七、作爲理論家的布哈林	六一
八、五年計劃還是兩年計劃	七三
九、播種面積問題	七五
一〇、糧食收購問題	七六
一一、外匯後備和糧食輸入問題	八三
五 黨的領導問題	八六
一、布哈林集團的派別活動問題	八七
二、忠順和集體領導問題	八八
三、反右傾鬥爭問題	九三
六 結論	九五
羣衆的競賽和勞動熱情的高漲（葉·米庫林娜『羣衆的競賽』一書序言）	九七—一〇〇
致費里克斯·康同志（抄致中央委員會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省分局 書記柯洛齊洛夫同志）	一〇一—一〇三
祝賀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建團十周年	一〇四
在『紅色烏克蘭號』巡洋艦艦誌上的題詞	一〇五

大轉變的一年（爲紀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一〇一—一二
-----------------------	--------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	一〇七
------------	-----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	一〇八
-----------	-----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一一三
-----------	-----

結論	一二〇
----	-----

給特別遠東軍『警鐘報』編輯部	一二三
----------------	-----

必要的修正	一二三—一二四
-------	---------

給祝賀斯大林同志五十壽辰的一切組織和同志	一二五
----------------------	-----

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者	
----------------------------------	--

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一二六—一二七
-----------------	---------

一 『平衡』論	一二八
---------	-----

二 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	一二〇
---------------	-----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一二三
-------------	-----

四 城市和鄉村	一二八
---------	-----

五 關於集體農莊的本質	一二四
-------------	-----

六 階級變動和黨的政策中的轉變	一二六
-----------------	-----

七 結論

給阿·馬·高爾基的信

一五—一五五

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問題

一五—一六〇

答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同志們

一六一—一六六

一 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提出的問題

一六一

二 斯大林同志的答覆

一六三

勝利衝昏頭腦(論集體農莊運動的幾個問題)

一六七—一七四

給別澤緬斯基同志的信

一七五—一七八

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

一七九—一八〇

給工業學院第一期畢業生

一八二—一八三

答姆·拉法伊爾同志(列寧格勒,省工會委員會)(抄致聯共(布)省委員會

一八四—一八五

書記基洛夫同志)

一八六—一八七

羅斯托夫。農業機器製造廠

一八八—一九〇

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

一九一—一九二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一九三—一九四

一、世界經濟危機	二〇七
二、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尖銳化	二一七
三、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	二三三
社會主義建設的日益高漲和蘇聯的內部狀況	二三八
二	
一、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三八
二、工業化的成就	二三一
三、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地位及其增長速度	二三三
四、農業和穀物問題	二四〇
五、農民向社會主義方面的轉變與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建設的發展速度	二四六
六、工人和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狀況的改善	二五五
七、增長中的困難，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全綫進攻	二六三
八、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還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二七七
九、當前的任務	二八三
（甲）一般任務	二八三
（乙）工業方面的任務	二八九

(丙) 農業方面的任務 二九〇

(丁) 運輸方面的任務 二九三

三 黨 二九四

一、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問題 二九七

二、黨內事務的領導問題 三〇六

註釋 三五一—三三三

年表（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三三五—三四〇

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①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

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②上的演說）（速記記錄）

同志們！我不想談到個人因素，雖然在布哈林集團某些同志的演說中個人因素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談，是因為個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談的。布哈林談到我的私人通信。他讀了幾封信，從這幾封信中可以看出，我們昨天在私人關係上還是朋友，現在却在政治上發生分歧了。烏格蘭諾夫和托姆斯基的演說也流露出這種口氣。他們說，怎麼會這樣，我們都是老布爾什維克，可是突然彼此之間發生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

我認為所有這些怨言和號叫是一個破錢都不值的。我們不是家族集團，不是私人友誼團體，而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決不容許把私人友誼的利益擺在事業的利益之上。

同志們，如果我們被稱為老布爾什維克只是因為我們老，那我們的事情就糟了。老布爾什維克所

① 在這篇演說中補進了當時沒有在報刊上發表的三十多頁原文。——編者註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以受到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老，而是因為他們同時又是永遠年輕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離開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頹廢和墮落了，即使他活到一百歲，他也沒有權利稱為老布爾什維克，他也沒有權利要求黨尊敬他。

其次，決不能把私人友誼問題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常言道，友誼是友誼，公事は公事。我們都是為工人階級服務的，如果私人友誼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發生衝突，那就應該把私人友誼放在次要地位。作為布爾什維克，我們只能這樣提出問題。

我也不想談到布哈林反對派某些同志的演說中所夾雜的那些對個人的暗示和隱約的責備。看來這些同志想用暗示和雙關語來掩蓋我們的意見分歧的政治基礎。他們想用政客手腕來代替政治。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是托姆斯基的演說。他的演說是企圖用政客手腕代替政治問題的工聯主義政客的典型的演說。但是，他們這套把戲是騙不了人的。

現在我們來談本題。

一 一條路線還是兩條路線？

我們有一條共同的總路線還是有兩條路線，——同志們，這是一個基本問題。

李可夫在這裏發表的演說中說，總路線我們只有一條，如果說我們有某些『不大的』意見分歧，

那末這是因爲在對總路綫的了解上存在着『細微的差別』。

這樣說對不對呢？可惜不對。不但不對，而且和事實完全相反。事實上，如果我們的路綫是一條，只是我們在下解上存在着細微的差別，那末，爲什麼布哈林跑到以加米涅夫爲首的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裏去，企圖和他們組織派別聯盟來反對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呢？布哈林在那裏說中央的路綫會『招致滅亡』，說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黨中央有原則性的分歧，說必須徹底更換中央政治局的成員，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如果路綫是一條，那末，爲什麼布哈林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勾結起來進行反對中央的秘密活動呢？爲什麼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這件事上支持他呢？

如果總路綫是一條，那末，怎麼能設想遵循一條共同的總路綫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員會陷害遵循同一條總路綫的另一部分委員呢？

難道能够設想，在存在着一條共同的總路綫的情況下會有這種倒戈政策嗎？

如果路綫是一條，那末，布哈林一月三十日的那個徹頭徹尾反對中央及其總路綫的宣言是從哪裏來的呢？

如果路綫是一條，那末，三人團（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二月九日的宣言是從哪裏來的呢？他們在這個宣言中厚顏無恥地對黨進行粗暴的誣蔑，責備黨（甲）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的政策，（乙）實行培植官僚主義的政策，（丙）實行瓦解共產國際的政策。